

先聲報



第五期

◀ 內容摘要 ▶

- 第一版：人民黨與社陣
黨副主席針對星馬合併發表聲明
- 第二版：馬來前鋒報職工們鬥爭到底？
- 第三版：談目前的鬥爭任務
- 第四版：爭取真正統一反對買牌的合併
- 第五版：加強黨的紀律
- 第六版：東姑能給我們獨立嗎？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每份一角半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人民黨與社陣

自從社會主義陣線經註冊官批准後，羣衆和左翼人士都密切關心社陣和人民黨今後將怎樣合作的問題。因為左翼政黨之間的關係好壞，對於今後的政治鬥爭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現在就這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談一談本黨的意見。

人民黨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是主張在反殖的鬥爭中，應該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來戰勝敵人。因此，對於任何一個表示真正反對殖民主義的政黨的出現，我們都懷着萬二分興奮的心情，伸出友誼之手，保持合作。社會主義陣線的成立，當然，也不會例外，我們深切地認為，社陣的成立，在政壇上來講，是一件好事，對今後星洲的左翼運動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不會像一些人所說的會分散了左翼的力量。只要不是站在一黨一派的私利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同盟者的立場去看黨派問題，那麼，是沒有理由對一個新生的伙伴，懷有妒忌心理的，同時，應該看到，社陣的成立，已經為改善和搞好，過去左翼內部不正常的關係和今後的友好合作鋪下道路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此，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兩年來，左翼內部（政黨與政黨，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對兩黨今後的合作或左翼團結是會有幫助的。

在一九五九年新憲制大選前後，行動黨的聲勢非常浩大，氣鼓萬丈，就在那時候任何一個政黨都難於望其項背的。可是，由於行動黨領導層的素質和它所執行的錯誤的兩面政策，又正預告

了左翼力量和行動黨的矛盾，在這個時期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了，只不過當時的事實還未充分地暴露左翼和行動黨的矛盾包含着對抗性的一面而已。

另一方面，在五九年大選期間，被行動黨嘲笑為朝生暮死的人民黨，在那個時候和行動黨的關係已處在不正常的狀況中了。雖然，我們黨是經常主動表示要和行動黨合作，可是這種真誠的願望都被置之不理。在大選期間，行動黨就提出凡是信仰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參加到該黨的要求，完全不顧各黨的現實情況和其他政黨的思想基礎，因此，導致了行動黨不只極力排斥人民黨，而且在輿論上極盡其誣蔑之能事，誣責人民黨是親共份子集合的地方，企圖達到打擊和孤立人民黨的意圖，使羣衆不敢親近人民黨。但是，這種企圖是可恥地失敗了。兩年多以來，在政治上，在羣衆中被孤立和唾棄的，並不是人民黨，而是曾經不可一世的行動黨。這種殘酷的現象，大概不是聰明的行動黨領導層所能預測得到吧？

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是很好地告訴我們，行動黨那種老大哥自命，以為自己了不得，排斥某一部分的進步力量，結果是等於搬了石頭打自己的腳，毀滅了自己，因為排斥異己的作法，不只是違反搞好黨派之間關係的求同存異的原則，而且是不符合人民羣衆的願望的。當然，造成行動黨的變質和瓦解，除了是由於它執行了打擊進步力量和走錯誤的政治路線之外，它的階級性和領導層素質，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的。

很明顯的，在左翼和行動黨右傾領導層公開決裂之前，左翼內部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期間是不很正常的。人民黨的被歧視、被孤立的事實，就是一個證明。當然，沒有一個左翼人士希望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因此，當左翼和行動黨右傾領導層展開對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的大爭論，導致了行動黨內部分裂，促成社陣的成立。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清除了阻撓左翼力量向前發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給左翼之間在較好的基礎上建立起團結關係。

今後社陣和人民黨的合作是基於依靠人民，堅決反對殖民主義的基礎上，這是兩黨合作和建立起同志式的友好關係的主要基礎。當然，單只有了這個共同合作，進行反殖鬥爭的政治基礎是不完善的，還必須具有一些正確的原則來處理、和加強鞏固兩黨的同志式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應用「互助互讓」這個原則，來處理兩黨的關係是完全必要的。也就是說，依據這樣的原則，大家不只應該互相尊重彼此間的思想基礎，而且需要在往後的實際工作中，互相協助、互相忍讓，把兩黨的任何一方面的發展都看做是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是一件好事。只有根據這個互助互讓的原則來處理兩黨之間的問題；才會避免了以後可能在進行組織工作而引起的問題的。

我們深刻地感受到，兩黨之間建立起兄弟黨關係，對於鞏固左翼陣線，大力發動羣衆，組織羣衆，展開反殖鬥爭是有利的。在此，我們誠懇地希望，一旦社陣正式成立之後，應及早地商談有關兩黨合作的問題。

黨副主席馮俊田

針對李光耀有關星馬合併談話所發表的聲明

李光耀由吉隆坡回星洲所發表的有關星馬合併問題上，對星馬兩地政府的談商內容和文告，顯示了星馬兩地政府正在暗中進行有關星洲未來憲制前途的重要問題，行動黨在處理這問題上的獨斷獨行作法已引起了星洲政界的不滿和憂慮，行動黨既然宣稱要將這一重大問題交回人民作決定，自然就不應該在這問題上偷偷摸摸，進行背後的談商，甚至委定工作團在一二星期內舉行第一次會議。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憲制能否為人民所接受？抑或行動黨將以政府的地位強行接受之一個憲制，尤其是目前行動黨政府已屬於議會中只超過一票的政府，其地位

是不穩定的，至於議會外的情形更不必說了，人民的怨聲載道和補選的一再失敗已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一點。

李光耀總理對於星馬合併的談話及其獨斷處理星洲憲制前途問題，在遭受到各方面的打擊後，行動黨政府不得不通過社進才發函形式上徵求各黨意見，人民黨始終認為星馬合併問題必須更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

從李光耀所表示的四點意見和談話中顯示，未來星洲的憲制不僅要將外交，國防交由聯邦政府處理，而且要將星洲的治安問題也交由聯邦處理。這樣的合併條件只能給星洲帶來倒退的現象。本來星洲擁有部份

的內部治安權力，經過這樣一合併之後，反而完全喪失了。這完全是倒退的合併，但是李光耀却說這種星馬合併將使本邦憲制向前發展了一步。

對於合併後星洲人民的公民權問題，李光耀却不敢給予一個肯定的答覆，他只是認為這是不成問題的。有關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認為星馬兩地的政府都有必要給予一個肯定的答覆，模稜兩可的措詞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有關星洲人民在聯邦國會的代表權的問題，尤其是星洲能選派出的代表有多少這個問題，李光耀也沒有

給予明顯的答覆。這個問題據他說必須根據星加坡所獲得的自主事項是什麼及多少而決定。這就是說星洲將會由於保留了教育和勞工等自主權而減少在聯邦國會的席位數目，這將削弱了星洲人民在聯邦國會中的代表力量。

人民黨在星馬關係的問題上，一向主張星馬獲得真正的統一。我們所要爭取的是一個民主和進步的統一，給星洲人民帶來更大的民主自由的權力，而不是將這些權力進一步削減。行動黨所提出來的星馬合併計劃的原則，都沒有脫離通過聯邦右翼政府壓制星洲人民的合理願望這一事實。星洲人民是要通過平等的、合理的地位與聯邦達成統一，而不是像行動黨的計劃那樣把星洲人民的民主權益交給一個自己沒有發言權和不擁有充分發言權的議會政權。

為維護報業獨立 馬來前鋒報職工們鬥爭到底

·巴昂·

馬來前鋒報的罷工算是目前星馬最引人關注的事件。這個工潮除了包含着普通的勞資糾紛的關係外，還帶有維護報業獨立和新聞自由的性質，這是人民在社會生活中民主權力的基本問題。此外，這個工潮中又帶進執政黨的要員，馬來亞巫統全國宣傳主任依不拉音·菲克里，作為爆發工潮的主要導火線。單單這幾點，就足以說明這個工潮所涉及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意義。同時，不應忘記的是馬來前鋒報的職工們和資方都是馬來民族的人民，前鋒報的讀者羣是廣大的馬來羣眾。這對許多華族人民來說或許還有點隔膜和生疏。但是，這個事件在馬來民族當中，算是平靜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塊大石。通過進一步關注這個事件的發展，瞭解馬來職工的問題和馬來民族的情況，亦可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

是不想說什麼的。因為，這純是董事委員會的事。」

但是，我們只要從股票市價的變動和易手；依不拉音辭去宣傳主任之後立刻被委任馬來前鋒報的要職，就可以想像事態的變化並不是簡單的。它彷彿是經過了詳細的計劃和佈置工作的。七月十日當依不拉音·菲克里正式上任之後，便立刻向編輯部發下一個新的編輯方針。結果，這個編輯方針赤裸裸地暴露了依不拉音·菲克里進入馬來前鋒報的目的，使整個問題明朗起來，一些隱蔽的事實也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這個新的編輯方針是：

- 一、全力支持執政黨，因為這對營業有利。
- 二、發表真實的消息，不給其他政黨的消息成為頭條新聞。
- 三、將聯盟政府部長所做的事

輪流成為他們的工具呢？其實，每個政黨是有他們本身的機關報的。

而且，這個政策在1959年當尤索·依薩擔任馬來前鋒報經理兼主編時也被提出來，當時遭受全體職工們一致反對，並且是為董事委員會所取消過的。

5. 接受這四點方針將使馬來前鋒報從一個人民大眾的報紙淪為政黨的喉舌。這將違背了馬來前鋒報廿二年來的優良傳統，并背叛了1939年馬來前鋒報發起人的付託，為祖國、民族和宗教服務的宗旨。

6. 過去的廿二年，馬來前鋒報并不曾得到外來的資助，它是依靠報份的銷路而生存，並不是由於政黨的支持。過去馬來前鋒報所面臨的困難和考驗，都是由於全體職工，董事委員會，以及廣大的各階層股東如：教師、警察、軍士、農民、園丁、小差役、書記等等的通力



我們罷工不是為了薪水，而是為了維護新聞自由！

消上述四點編輯方針。并重新考慮引起這問題的委任事件。

當這項備忘錄呈上董事委員會時，資方便採取拖延的方法來拉長時間，遲遲不給予答覆。至於依不拉音·菲克里的態度更是惡劣和不合情理。他竟在勞資雙方談商的過程中，命令職工的一名重要代表，即前代理主編賽·查哈里離開吉隆坡到星洲辦事處工作。這明顯是一個詭計，企圖破壞勞資談商的進行和瓦解職工們的團結。全體職工們於是決定要求依不拉音·菲克里收回成命，等到談判結束才作是項決定。但是，職工們的要求不僅沒有被接受，而且，七月廿日董事委員會主席授權依不拉音·菲克里處理一切事務并無理地宣佈拒絕接受職工們

的職工在內約有二百人左右。星加坡絲絲街的辦事處也有廿餘人工作。當工作自動停止之後不久，他們便被資方趕出辦事處。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便掛起布條正式罷工了。

一家全國性日報的罷工是一件大事。但是，星馬各種文字的報紙却極少刊登他們的消息，這顯然是受了約束和限制。前鋒報職工們發出來的備忘錄和各種聲明，其他報章並沒有發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罷工委員會的宣傳股逐日油印「罷工快訊」發給社會人士，其中登載了罷工經過報告，職工們的聲明，罷工生活，漫畫，和東華·華蘭等作家寫的詩歌等等，內容相當精彩。因為這些人都是著名的編輯，作家和記者呢！可惜的是每日油印份數不多，發得不廣。

雖然，在各種限制下，這個工潮也很快地給許多人知道了，並獲得各方面的熱烈支持，連至汝萊的人民黨也在罷工之後的幾天內匯款一百五十元支持他們的罷工。罷工的職工們在印刷廠外空地上掛起布條，標語，搭起營帳，就地吃宿，正如「罷工快訊」所描述，「天空是我們的屋脊，大地作我們地板」。居住在吉隆坡市郊一帶甘榜里的馬來村民帶了許多的果物紛紛來拜訪他們！吉隆坡市區和新村里的華族青年也成羣結隊去訪問和捐助他們！晚上，當星星掛滿天空的時候，熱心的馬來樂隊為他們演奏，罷工的工友們和訪問的支持者快樂地歡舞。這情形在馬來民族社會尚屬少見的事呢！有一個晚上，訪問的人竟達三百名之多，他們興奮的歌聲劃破了吉隆坡郊外的暗夜。來訪問他們的人當中包括了丁加奴州的州長（Mentri Besar）達勿·沙末等一行人。馬來亞聯邦開明的農業部長鴨都哈芝的太太給他們帶來了一車的糧食和果物，她除了慰問和鼓舞外，還對罷工的職工們說：「你們還要什麼，儘管說吧！」到目前為止，據說她已經給了罷工的職工們非常大的幫助。現在，

（轉入第三版）



馬來前鋒報全體罷工職工們在印刷廠前

馬來前鋒報是在1939年創立的，至今已有了廿二年的歷史了。當時是由於整個社會的需要，集中了廣大人民羣眾的資力而建立起來的。它的股票的面額非常低，據說它目前的股東約有一萬名左右，連馬來前鋒報目前罷工的許多職工們也有一二股份。因此，馬來前鋒報算是由廣大民衆創辦的報紙，它獲得馬來民衆支持是很自然的。當然，比較大的股份仍然是控制在少數資本家手上，并由這些人組成董事委員會。在數月前馬來前鋒報在外的股票價格曾經突然拔高，這顯然是有人購進的結果。隨着這件事情過了不久，依不拉音·菲克里便被董事委員會委任為經理兼主編。一般傳說，依不拉音·菲克里也曾在不久之前購買了一百股馬來前鋒報的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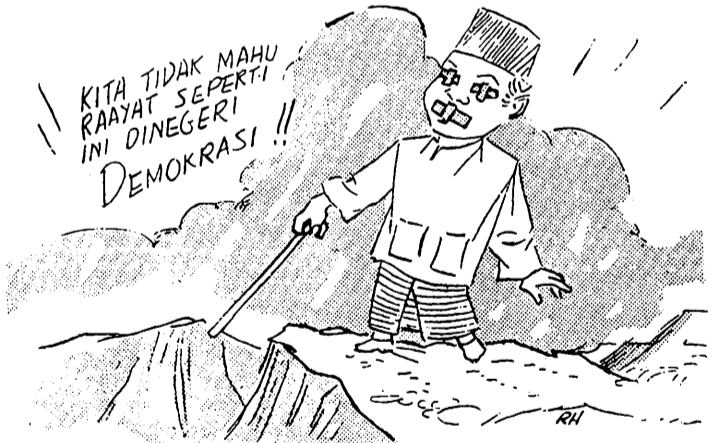
依不拉音·菲克里是丁加奴州巫統的領袖及州議員。在被委任為馬來前鋒報經理及主筆之前是馬來亞巫統全國的宣傳主任。他是特地辭掉宣傳主任而接受該職的。對於這個事情，職工的罷工行動委員會主席達祖丁·加哈在一篇聲明中曾說：「有關依不拉音·菲克里被委任的事，馬來前鋒報的職工們本來

以大字標題刊出，包括各種重要的政策聲明。

四、支持聯盟的一切行政實施，如果有壞的結果才能做建設性的批評。

在這四點新編輯方針宣佈後第二天，編輯部職員便召開了一個會議，通過以全體職工的名義草擬一份備忘錄由新的主編提呈給董事委員會。該份備忘錄的內容大意如下：

- 1. 備忘錄不僅以全體職工的名義同時也是以股東的身份向董事委員會提出的。
- 2. 董事委員會委任依不拉音·菲克里做馬來前鋒報的經理兼主編，將造成馬來前鋒報社與政黨聯繫起來。因為，依不拉音·菲克里是一個政黨的著名領袖，這項委任是不明智的。
- 3. 依不拉音·菲克里的四點新的編輯方針，和過去一路來馬來前鋒報的編輯方針相違背。對執政黨的新聞來說，馬來前鋒報一路來是給予合作的。
- 4. 根據新的編輯方針，馬來前鋒報將作為執政黨的工具。如果未來來社陣，回教黨或人民進步黨執政的話，那末，馬來前鋒報是不是要



我們不要民主的國家里的人民是這個樣子的！

合作下解決的。他們一路來都一致同意馬來前鋒報獨立的立場和自由批評的原則。

過去的經驗證明，政黨的機關報不能長期獲得各階層讀者的支持。政黨機關報銷路差和壽命短就是明顯的例子。

7. 如接受上述的四點方針勢必使前鋒報衰弱，凋萎而死亡。

8. 當成為政黨的工具後，馬來前鋒報將會失去各階層不同思想派別的讀者，當銷路不振時，所有職工們的命運將是悲慘的。

9. 最後，為了馬來前鋒報的生存和發展，要求董事委員會考慮取

的意見。面對這情形，職工們被迫於當天下午二時召開緊急會議。在115名職工中出席者計有100名，大會在99票對1票的情況下通過採取罷工行動。由於這個會議，第二天的報紙只得減少頁數出版，這算是一個抗議，在七月廿三日罷工便正式開始了。

吉隆坡馬來前鋒報的全體職工從代理主編、編輯、記者直到發行部職員、印刷部及排版部工友全部是馬來亞全國印刷業職工聯合會的會員。他們正式罷工後，馬來前鋒報星馬各地的辦事處職員和通訊者也停止工作，全部人員連吉隆坡

談目前的鬥爭任務

·李平·

最近以來，時局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行動黨經過兩次補選失敗之後，弄到元氣虧損，引起了黨內左右派的分化。一些迷戀權力和地位的人，製造了立法議會的風暴。他們採取了林有福慣用的老一套手法——用政治恐嚇和亂套帽子的方法，來打擊和他們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甚至公開恫言不惜採用一切手段來保持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這一切都使人們感覺到：現在又好像是回復到林有福統治時代去了。

但是，可以肯定歷史是不會重演的，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經進一步提高，因此，也就有力量來阻止反動的場面出現，實事就是這樣。不顧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只有走向窮途末路。現在陰雲已經消散，一切都好像沒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過一樣。所不同的只是離開政壇五年的馬紹爾先生又回到立法議院去了，新的政黨——社會主義陣線已經產生。在我們面前又重新展開了一幅新的圖畫。在這樣一種新的情況底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換句話說

我們在目前的憲制鬥爭中的任務是什麼呢？

雖然出現了新的情況：但是，人民和殖民主義者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這一客觀事實並沒有改變。最近政局所發生的變化，並不是說人民和殖民主義者的矛盾已經不存在或不重要了。恰恰相反，這些變化和發展，正好集中地說明了人民對現狀不滿的事實，說明了人民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對行動黨領導層向殖民主義者和右派妥協的傾向，人民提出了嚴厲的譴責和抗議，行動黨內部分裂和補選失敗的事實，實際上就是人民不滿右傾政策的反映，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仍然是如何團結人民以便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最近時局所發生的變化，並不是說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已經過時了，不在了；而是因為有些人安於現狀，已經不願意繼續反殖民主義了，所以，這方面的步伐就要調整一下，讓跟不上的人跟上來，讓不肯跟上來的人沉下去，重新整頓一下反殖民主義的

隊伍是有好處的。這樣，反殖民主義的旗幟就會更加鮮明，人民的鬥志就會更加昂揚。步伐齊整，鬥志昂揚，就可能在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打勝仗，就可能在人民的全心全力支持擁護之下，揭穿一切向殖民主義和右派妥協勾結的陰謀，就可能更好地維護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說，既然時局發展中出現了逆流，那麼依靠人民的支持向違反人民利益和製造緊張的混亂局勢的逆流進行堅決的鬥爭，是全完必要和正確的，只有這樣，才有利于解決人民和殖民主義者的矛盾，有利于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現在，問題是很清楚的，當我們揭穿了一些人的假進步的面具，打退了妨礙進步的逆流之後，我們就應該號召人民在已經弄清楚了立場上團結起來，繼續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最後勝利為止，這就是我們在目前鬥爭中最根本的任務。

為了團結全體人民，就應該做到：一、反對各種各樣的政治恐嚇

，維護和繼續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二、反對一黨包辦的作風，不應該為了一黨一派的私利在羣眾團體和工會中製造摩擦，搞分裂。三、不應該把一黨一派所面對的困難強加在人民的頭上，利用挑撥，煽動種族主義等等手法來達到個別黨的自私目的。

最近在工運中所出現的分裂現象，是某些人企圖硬生生地把自己一黨一派的私利強加在工人頭上的結果，這些人熱中於黨派的私利，完全抄襲了林有福搞職總的老一套辦法，把工會當作樹膠印來使用。他們完全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完全不考慮這樣做的嚴重後果，現在，這些做法，已經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抗議，得到了應有的回擊，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人民基本上是團結的，一個主義至上的宗派主義，人民是不歡迎的，誰如果碰了幾次壁之後，還不學乖，還要把那塊四分五裂的招牌亂掛亂用，想要用黨同伐異的方法來實行一黨獨吞的政策，是完全不會有前途的。

我們主張全面動員和組織人民羣眾，加強人民的團結，反對一切宗派的傾向，是為了要劃一步伐，爭取反殖民主義的勝利，但是，要怎樣反殖民主義呢？我們最近的反殖民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呢？

這並不是新的問題，早在安順補選前，左翼工團已經提出了具體的憲制鬥爭的目標，就是在六三年憲制談判中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廢除束縛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公安委員會，取消現行憲制中的不合理條文，對於這樣一個符合人民願望而又切實可行的目標，我們完全同意。因為這一目標的實現，對於進一步削弱殖民主義的勢力，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有利的。當然，這不是新加坡人民最終的要求，但是，只有爭取到比較現實的目標，才可能進一步爭取更高的目標。這是不用着解釋的常識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吹毛求疵，冷嘲熱諷的人，實際上是歪曲我們的用意，轉移人民的視線，放棄反殖民主義的實際

(轉入第四版)

(接自第二版)

為維護報業獨立

馬來前鋒報職工們鬥爭到底

這個罷工已從四面八方獲得捐助和支持，各民族的正義人士，來到了吉隆坡都首先想去罷工地點訪問他們呢！

這使人想起不久之前發生的「哈密都亞」事件，這事件是由於「土地問題」所引起的。哈密都亞曾經率領了一羣馬來甘榜裏的村民進行開闢一個芭地，結果被政府拘禁起來。哈密都亞的太太帶領了一家大小和甘榜裏的人們，在戒嚴月內到吉隆坡政府大廈前掛起布條，豎立標語，浩浩蕩蕩，日以繼夜地在那兒示威請願，求見在牢獄中的丈夫。這事情堅持了相當久，成為哄動整個馬來社會的大事件，使吉隆坡的政府大廈前的空地上天天擠滿了人，傾聽哈密都亞夫人訴說他們悲慘的故事。這事引起廣大馬來羣眾對政府無理的態度感到不滿，

連各地巫統支部也抨擊巫統中央。而一些不知趣的巫統領袖在震驚之下竟大放厥詞說巫統內也被頭份份子滲透了，這真是可笑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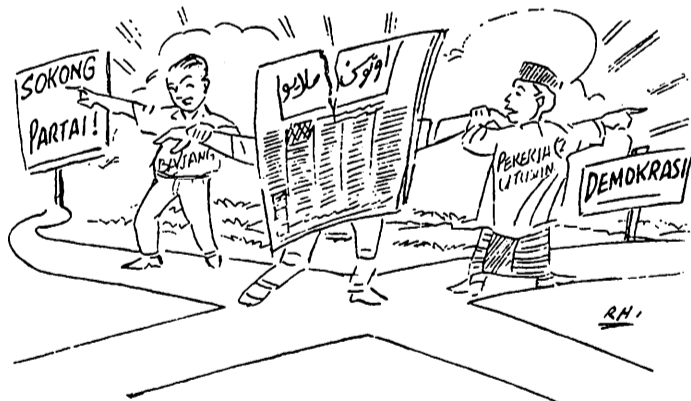
哈密都亞的事件使巫統的威信在馬來羣眾中受了打擊，尤其是雪蘭莪州一帶更是明顯。當時所有馬來文報章都曾經詳細刊載這個事件，這也許是巫統引為頭痛的事。想不到事過不久，他們竟想染指馬來前鋒報而導致工潮的發生。這個工潮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響了巫統的威望。馬來前鋒報的罷工事件，雖然是在一般勞資關係的基礎上發生。但是，它暴發的根源却是由巫統全國宣傳主任所導致的。依不拉音·菲克里是巫統的領袖又是政府的要員，為了他而造成一家具有廿二年歷史，在馬來羣眾中具有威望的全國性日報的罷工，就自然而然地

使這個工潮和普通的罷工迥然不同。執政黨在這問題上處在理虧的情況下，這就難怪在上次聯合邦國會中，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和回教黨的議員紛紛提出質問和抨擊政府的袖手旁觀了。哈密都亞事件和馬來前鋒報的罷工，算是今年內馬來社會中發生的大事，它反映了目前的馬來亞巫統與馬來人民羣眾的關係，并具體地說明了巫統不能真正保障馬來農民的利益和保衛馬來社會中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前一個

以獨立的立場出現，忠實反映馬來人民的要求，推動民族的文化教育，并極力支持人民爭取獨立的事業。馬來前鋒報除了日報馬來前鋒報外尚出版文藝性的寶石月刊，體育與電影，青年前驅報等。當然，這些刊物現在也停止出版了，馬來前鋒報長期獲得馬來讀者的支持。它的銷路除了大城市外，還遍及窮鄉僻壤和北加里曼丹一帶。唯一能與它競爭的只有近年才出版的「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但是，

是看得出它的政治因素的。因為只有以搞過政黨的宣傳工作的人，才能够既明白黨的宣傳路線，又能够駕馭像報館這樣的宣傳機構，真是駕輕就熟。不過，這種手法正像「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三沒有偷」一樣不打自招，太明顯了。對全國性日報的加強控制正反映了今天聯合邦的執政黨，尤其是馬來亞的巫統恐懼失去馬來羣眾的支持，他們的舉動及其用心之苦可以想見。馬來亞聯合邦的馬華和馬育正在逐漸失去華族羣眾的支持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這是聯合邦執政黨感到恐慌的，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馬來人民當中，馬來民族的廣大勞苦羣眾也對巫統發生離心作用的話，那豈不是江山難保。於是，在人民當中能起影響作用的工具加以控制，就是要迅速進行的工作了。誰知一下手就引起反擊呢？馬來亞是宣稱民主之邦，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力是要尊重的。縱使人民在目前的有限民主的情形下，民主生活的薰陶也會逐漸使人民感覺到民主自由的可貴。民主生活的可貴是讓每個人民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每個政黨可以通過本身的機關喉舌宣揚自己的思想。對這些基本權力的壓制和剝奪，容易引起公憤是很自然的。

馬來前鋒報職工們的鬥爭，正是爭取「新聞自由」維護民主權力的鬥爭。商業性的民間報紙要求恪守公平反映人民意見，抗拒淪為政黨工具的原則。可以想像馬來前鋒報被控制後，人民的聲音將消失，尤其是馬來民族當中，將失去了推動文化，反映民意的工具，這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嗎？



職工們要走向民主，資方要支持政黨。

事件主要影響了馬來農民，後一個事件影響了敏感的馬來知識份子。但是，非常可惜由於馬來民族中左翼力量還是薄弱，不能將這些事件變成深遠的影響，縮小了它的作用。不過，這畢竟是一個開端，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壓迫人民，限制自由的事可多着呢！當細小的流水匯入江河的時候，它總會衝流到浩瀚的大海裏。

馬來前鋒報是以爪夷文出版的全馬唯一具有影響力的馬來文報，它日銷三萬餘份。從創立以來便是

每日新聞並不能正確反映馬來人民的意見。它不僅歷史短，而且困難打進落後的鄉村去。其中一個因素是它以羅馬化字母印刷，鄉村的人們不是不習慣羅馬化字母就是根本不識ABC。這個事實也反映了聯合邦政府推行羅馬化馬來文不力的結果。

知道了馬來前鋒報在馬來民族中的作用之後，我們就容易明白為什麼依不拉音·菲克里會由巫統的全國宣傳主任躍到馬來前鋒報經理兼主編的要職上去，這件事明眼人



罷工的職工們與支持者共同歡舞

爭取真正的統一

反對冒牌的合併

新馬合併的問題最近有了一些新的發展。新馬兩地政府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據李總理告訴我們說：這是他埋頭苦幹，努力了三個月的結果。這份公報的主要內容就是：新馬兩地政府已在原則上同意合併，條件是新加坡保留勞工與教育的自治權利。至於國防，外交與內部安全問題，則由中央政府掌管。新加坡代表參加聯邦國會的問題，沒有看到什麼規定。據李總理的透露，這個問題須視新加坡所獲得的自治權力多少來決定。換句話說，新加坡如果獲得某種程度的自治權，參加聯邦國會的代表權就應該受到某種程度的削減。這些，就是經過了李總理埋頭苦幹了三個月，也就是進行了三個月的秘密外交活動的結果。

這些結果好不好呢？我們該不該贊成呢？這是必須好好考慮的問題。

所謂聯合公報上所提到的條件，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早在這之前（也即大合併計劃提出不久），我們就聽到了有關合併的基本內容應該是什麼的宣傳了。這些內容符合不符合新馬兩地人民對於實現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完整的熱切願望呢？是不是能夠實現行動黨向人民許下的諾言——徹底消除一切殖民地控制呢？合併後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是否將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呢？所有這些，我們從聯合公報上，看不到有什麼明確的規定。恰恰相反，這份公報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就是：它和人民聯盟的頭目林有福所提出的合併計劃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林有福的計劃是早在安順補選期間就提出來的了。這里就無形中揭穿了一個秘密：這就是為什

麼行動黨領袖們對於右派頭子如林有福之流所提出的合併計劃從來不噴一聲，始終保持緘默，即使在熱火朝天的補選戰中亦然，原因何在呢？原因在於：既然是意氣相投，立場一致，那當然也就說那有什麼話好說的呢。

行動黨領導層和林有福立場觀點一致的這個事實，是很可以幫助我們來思索一下行動黨所主張的所謂新馬合併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這一問題的。

林有福所提倡的新馬合併，是把屬於英國人的宗主權移交給聯邦政府，而新加坡照舊保留內部自治地位（主要是教育與勞工政策的自治）。這樣的合併，等於換了一個殖民地主人，並沒有真正實現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統一，實際上英國人的一切特權，包括對軍事基地的控制和使用，還是原封不動。這根本不是什麼實現國家的統一，而是換湯不換藥的假統一。

行動黨領導層在重要的問題上跟林有福完全一致：即主張把國防，外交和內部治安權力交給聯邦政府，而新加坡則保有教育和勞工政策的自治權。和林有福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林有福主張使新加坡成為聯邦的變相殖民地；而行動黨的領袖們還考慮到新加坡在聯邦國會的代表權的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行動黨領袖的態度是含糊的。根據什麼原則來規定本邦在全國議會代表的席位問題，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說明。有的只是「這將視新加坡獲得的內部自治權力大小而定」。如果是這樣，豈不是說我們應該為了保留較小的權利而寧可放棄較大的權利麼？這是不公平的。這樣做並不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對新馬兩地人民不利的。我們絕不可能在決定把一切重大的權利交付給中央政府之後，却放棄應該享有的合法權利——在聯邦國會中取得應有的發言權。而失去這些民主權利（或這些民主權利不足），我們就失去了在國家重大問題上發言的力量。這種情況，使合併後的新加坡不是提高到和各邦平等的地位，而是變成附屬於一個獨立國家的保護邦。這種地位，跟真正的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是不符的。我們不明白行動黨領袖為什麼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採取可有可無的態度，不把這一問題當作原則問題來處理？這種做法，是不能推卸忽視人民民主權利的責任的。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行動黨的領袖們為了把合併當作救命符而不惜採取一切代價的合併方針，即以完全不考慮合併的性質和所可能產生的後果，這種

態度，就忽略人民的民主權利，也是很自然的事。

行動黨領導人告訴我們說：「通過合併獨立，是要做到徹底消滅殖民主義」，「是要剷除一切殖民地的控制」。這些合併的目的，是行動黨領袖在安順補選時向新加坡人民許下的諾言，並且，保證在一九六三年之前做到。

但是，當我們看了兩地政府發表的聯合公報之後，發現所謂「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剷除一切殖民地控制」的目標並沒有絲毫的實現。因為根據公報的規定：新加坡的國防，外交與內部治安權力將原封不動地移交由聯邦政府處理，但是，對新加坡的英殖民者的軍事基地問題，公報中沒有隻字提及。聯邦總理東姑哈達曼在八月廿六日向報界發表聲明說：新馬二地合併後，英國將繼續使用新加坡的軍事基地。這個聲明，赤裸裸地暴露了行動黨領導層所說的通過合併獨立就可以剷除一切殖民地控制，就自然而然地「徹底消滅了殖民主義」根本就是一個騙局。過去，當我們討論到合併後為什麼就會「徹底消滅殖民主義」這一問題時，行動黨的領袖們總是噤若寒蟬，一聲不響，甚至至曲地指責我們反合併，現在，問題已經是水落石出了，行動黨領袖人何以自圓其說，向人民交代呢？當作為東南亞公約國一員的英國可以繼續使用星加坡的軍事基地去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時，可以說是已經剷除了一切殖民地主義控制嗎？當外國壟斷資本還控制著我國的經濟命脈時，可以說是已經徹底地消滅殖民主義了嗎？要知道：老百姓在這些問題上的眼睛是雪亮的，絕不容許人們招搖撞騙，蒙混過去。

不管是林有福的合併計劃也好，或者是行動黨的合併計劃也好，兩者都不是恢復國家的真正統一。也許我們這樣說，又要被人罵為反合併了吧？但是，事實就是事實。敦林的計劃只是使星加坡保留現狀，換一個新的主人而已，至於行動黨的計劃呢？似乎是比较敦林的「進步」了一些，但實質上也沒有很大的距離。現在我們不是聽到敦林埋怨行動黨拿他發明的東西搶鏡頭嗎？當然我們沒有興趣去聽這種版權誰屬的爭訟，不過，平心而論，行動黨的合併計劃是比較「進步」反動一些的，但也僅僅是一些而已。按照這種計劃，不但「徹底消滅殖民主義」是一句空話，就是新馬兩地人民要無限制地自由來往，自由地發表政見，從事政治或其他的合

作活動，恐怕也是限制多多，跟現在沒有合併時也完全一樣吧？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樣的合併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合併，事實正是這樣，如果一方面大叫合併成功了，另一方面各種舊有的人為障礙却照舊原封不動，阻撓着兩地人民的自由，這樣的合併就是假的合併，是徒有虛名的合併，不是真正地實現國家領土完整和統一的合併。

我們的領袖布希達曼說得好：「有兩種合併，一種是符合殖民主義者利益的合併；一種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合併」。我們反對對英帝國有利的假合併（表面上的合併），贊成對人民有利的真合併（實現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國家的真正統一）。弄清楚了這些原則，對行動黨所提倡的合併，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到這里，也就十分清楚了。

合併問題的聯合公報發表後，新加坡所有的右派都齊聲喝好，舉手贊成，倫敦的英帝國方面，反應也真快，他們也都鼓掌歡迎了，這種情形，是不是正如布希達曼同志說的那樣，有符合英帝國利益的合併存在呢？因為問題關係新馬全體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好好地想一下。

行動黨的領袖在處理合併的問題上，是缺少民主作風的。這樣重要的問題，密謀了三個月才將內容公佈，而內容又是那樣簡單的幾條原則。為什麼不公佈詳細情形呢？行動黨議會領袖發出邀請信說是贊成他們的原則就來談。不贊成他們的原則呢？看來不贊成就不必多談了吧？這樣做是不行的，像這樣重大的問題，為什麼不召開立法議會來討論呢？為什麼不廣泛的徵求人民的意見呢？看來，行動黨的領袖們很可能把問題拉到十月間才召開立法議會來討論，只要在議會上，取得了林有福的支持之後（因為李林的合併計劃實質上是一樣的），政府就可以用新加坡人民名義來大搞其英國人歡迎的合併計劃了。至於這樣的合併計劃是不是能夠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人民是不是真正的歡迎呢？這就正是他們所關心的。

我們應該提高警覺，揭穿各種虛偽的宣傳欺騙。堅持在合併的問題上，一定要讓人民作最後的決定，對於那些企圖利用方便地位就草率決定人民命運的做法，人民是一定不能容忍的。只有揭穿假的合併，才能爭取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這就是我們在合併的問題上的態度和任務。

·湯田·

（接自第三版）

談目前的鬥爭任務

鬥爭，害怕為人民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

既然我們對未來的憲制談判的立場是很明確的，那麼，對合併的看法又怎樣呢？有人為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本質和向右派妥協的立場，所以利用合併的口號來大做文章，對於主張在憲制鬥爭中採取明確立場的反殖民主義人士，極盡污蔑和謾罵之能事，造謠說我們反對合併，不願意看到國家的統一。可是，却又拿不出任何證據來。對於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攻擊，本來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不讓造謠謾罵的人搗亂事

實的真相，我想，給予適當的說明是有必要的。

我們贊成國家的真正統一，願意看到新馬的合併，所以，我們堅決地反對殖民主義者和右翼反動派，因為歷史事實說明，正是這兩方面的串通，才會造成新馬的分離的。我們贊成對人民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所以，我們堅決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向以犧牲人民利益，讓殖民主義者能夠保障它們利益的勾當。合併不是買賣，這就是我們的口號。我們黨的創始人布希達曼同志說：「有兩種合併，符合帝國主義者的合併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合

併。」作為左翼的政黨，我們當然反對前者而贊成後者，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就應該被指責為反對合併呢？

我們感到很驚奇的是，人民行動黨自己標榜是左翼的政黨，但是，在合併問題上却不肯堅持明確的立場和原則，對林有福提倡的符合殖民主義者利益的合併計劃一句話也不說，對左翼方面所提出來的合併原則——認為應該堅持人民的利益的原則，却大表不滿，大肆攻擊，這樣做，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讓我們再重申一遍，我們贊成恢復國家的真正統一，任何對實現

新馬真正統一的措施，我們一定採取歡迎和合作的態度，爭取恢復國家的統一。但是，如果有人要在這個問題上當作買賣來進行活動，用爭取合併作為借口來取消或壓制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我們同樣要給予嚴厲的批評，而且，也一定會動員人民的力量來反對一切開歷史倒車和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措施。這就是我們所採取的立場。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很清楚的，在新的基礎上實現全民的大團結，把人民組織和動員起來，在未來的憲制談判中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為最後結束殖民統治準備

好有利的條件，在恢復國家統一的問題上採取依靠人民的方針，創造對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有利的條件，使新馬的合併在對人民有利的基礎上實現，我們反對一切脫離人民，製造人民內部分裂，企圖用合併來代替反殖民主義鬥爭，以及在合併的問題上實行一黨包辦和投機取巧的行爲，因為這些做法，都是損害人民利益，對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不利的。

現在是人民的世紀，在人民的團結和支持底下，民主和正義的事業是一定會勝利的。

黨在樟宜建立一個據點

樟宜支部宣佈成立

本黨樟宜支部於八月十三日召開黨員大會，宣告正式成立。並產生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和通過大會提案。出席黨員大會者：有支部黨員，籌委，各支部代表及中央代表。在黨員大會上，支部籌委會主席，各支部代表及中央代表，先後發言，一致強調指出黨組織和羣衆聯繫的重要和當前時局中的一些主要問題，茲將各代表的談話，歸納列下：

(一) 樟宜支部的成立，標誌着本黨力量的向前發展。它將是我黨的助手，黨聯繫、組織、團結羣衆的武器。同志們必須熱愛這武器，並善用這武器。

(二) 五邦合併或星馬合併，必須是符合人民的利益，能增進人民的民主、自由、進步。如果是由帝國主義者或右派，來搞所謂五邦合併或星馬合併那將是一種反動倒退的合併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合併，因此，我們當然要加以拒絕和反對的。

(三) 一個政黨要生存，要發展，它就要說對人民有利的話，做對人民有利的事，爲人民反對侵略者，壓迫者和剝削者。一切反人民，反民主，反進步的政黨，必定走向滅亡。

(四) 我們願與一切真正反對殖民主義的政黨友好，我們歡迎表示決心反對殖

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的誕生，因爲我們又多了一個反對殖民主義的伙伴，而一個人人民政黨的任務，應該努力實現全民團結和左翼團結的。

(五) 本黨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要消滅帝國主義勢力，封建主義勢力以及一切壓迫和剝削階級的勢力。如不通過長期艱苦的鬥爭是不可能的。我們黨員都要學習鬥爭的規律，社會發展的規律及吸取鬥爭的經驗，有始有終地爲人民爲祖國的解放而鬥爭。

(六) 一個政黨能否永久爲人民服務，要看這個政黨的階級性質；是工農階級的政黨就能夠永久地爲人民服務，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在某一個時候，它也有着戰鬥性，但當它得到了政權，他們就要叛變，變成人民的敵人。

接着是由黨員大會產生第一屆執行委員會，中選之十一名執委如下：金貴松，陳耀錫，張開亮，陳心美，陳玉珍，陳善殿，丁松標，田進華，符志誠，張國水，郭寶鶴。

又，人民黨樟宜支部執行委員於本月十七日舉行復選會議，結果選出職員如下：

- 正主席：金貴松
- 副主席：陳耀錫
- 正秘書：張開亮
- 副秘書：丁松標
- 財政：陳玉珍
- 委員：陳心美 陳善殿
- 田進華 符志誠
- 查賬：張國水 郭寶鶴

學習與修養

我們的黨在星洲政壇上的言論日益受人重視，黨的威信也逐日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黨內的紀律遵守却發現有鬆弛的現象，這點，所有關心黨組織健全的同志們應該關注。

我們都知道，六三年憲制談判將是本邦反殖民主義運動的又一高潮，我們將面對嚴重的政治鬥爭與考驗，因此，要求我們黨組織鞏固和團結統一。是黨內當前的組織任務之一。

我們的組織是一個政黨，是與一般的民間團體組織不同，它是由具有相同的思想信仰的覺悟了的先進的工農羣衆，爲實現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結合起來的組織，是爲着政治鬥爭中最高級的組織形式，因此，它的成員應該比一般團體的成員有更良好的思想品質修養。

一個黨員是否有紀律觀念，對黨的影響是很大的。黨同志在羣衆組織里與羣衆的關係，就是代表着黨與羣衆的一定關係；如果他的行爲不好，受到羣衆的冷落和漠視，那麼他就或多或少地損害到黨的利益和名譽。相反的，如果他在羣衆團體里與羣衆的關係搞得很密切友善，這樣將會給黨帶來許多的好處，將會加強我們在黨外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不僅要在黨內成爲一個遵守黨紀律的黨員，在羣衆組織里，也是一個有紀律觀念言行一致的成員。

基於工農階級的利益，在實踐「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羣衆路線，在進行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要抵禦公開和隱蔽的，正面和側面的打擊，要發揮黨的戰鬥力，就必須要有團結統一的行動，而要達到這點就要掌握和實行黨紀律原則，這是取得黨內的團結統一的最好保證。

我們黨的紀律是：(一) 個人服從整體，(二) 少數服從多數，(三) 下級服從上級，(四) 各小組服從支委會，各支部服從黨中央。這些紀律對於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黨性強的同志來說，是能夠遵照着去實踐而毫無一點感到勉強的；可是對於一般政治覺悟比較低黨性弱的同志來說，就不是很容易的能加以接受和實踐的。紀律觀念不強，不願

加強黨的紀律

受紀律約束的同志，並不是全部是普通黨員，犯這種錯誤的。有些領導同志，他們能分析問題，談理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是對紀律問題却不重視。相反的，一些黨員理論水平雖然低，工作能力不很強，但是他們思想品質好，黨性強，反而更能遵守紀律，能很好的完成工作任務。

因此說，同志們要有紀律觀念，首先要要求有純潔的黨性。就是對黨的鬥爭目標的認識，對黨決議的絕對服從，對黨利益的愛護，也就是有沒有把黨的長遠鬥爭目標看爲自己的事業，自己個人的利益能不能服從黨的利益；例如當自己的切身利益：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個人出路問題與黨的整體利益起了衝突，是不是堅決地站在維護黨的利益下，犧牲自己的利益而維護黨的利益，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關係到自己個人的安全和自由，也堅持黨的利益敢於正面視而不退避。

培養和加強黨性是與一個人的階級出身，鬥爭歷史，家庭教養有密切的關係。培養和加強黨性不是多看了幾本理論書就算解決了問題的，書本上的理論所學到的，必須貫徹到具體的，尖銳的鬥爭行動中去。唯有參加實際的鬥爭，才能真正的培養起純潔的黨性。我們黨的成員，是來自工人階級，農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我們多少會帶着自己出生階級的階級特點和毛病到黨內來，例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等。這些思想毛病在黨內會不團結現象產生，阻礙黨的發展，削弱黨的勢力。黨紀律就是用來阻止這種不良的現象發生，約束對黨不利的行動，解決彼此不一致的地方而加強黨的統一性。

參加具體的日常黨務工作，是加強黨性的實際方法，當我們的政治鬥爭任務日益艱巨和尖銳，也正是考驗我們的紀律觀念是否堅強和黨性是否強的時候，因此，我們應該隨時隨地注意修養鍛煉，這可以說是一件重要的學習，是一個關係同志會不會隨日子的消逝而進步起來的關鍵問題。每當克服自己在紀律上的錯誤的行爲，堅持着紀律原則，戰勝劣根性，那怕是一小的一次思想鬥爭的勝利，都會使自己的紀律觀念更加堅強一些

，黨性更純潔一些，提高一些。一切在羣衆組織里能起作用，獲得羣衆衷心愛戴的人，都是思想品質好，紀律觀念強的人，這些人服從集體的決定，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地去維護集體的福利。羣衆把這些人看成爲「自家人」，願意把自己的苦衷、困難，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的坦率相告，與羣衆建立起這種血肉關係，是一件難得的事，黨正希望我們成爲這樣有作爲的黨員。

提高黨的紀律觀念，是不能脫離實際的，是不能抱着姑息的態度對待自己的錯誤，只有嚴格的要求自己，愛惜自己，才會進步。

舊黨員由於有長期的鬥爭經驗，受過黨長期的教育，因此他們必定會有比較高的紀律觀念；但新加入黨的同志就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高的紀律觀念，比較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違反紀律。舊黨員應該事先明白這點，以愛護同志，珍惜黨員的政治生命的態度來處理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採取說服啓導，分析事理的方法來進行。我們不認爲經

常採取紀律行動就意味着黨紀律是嚴密的，動不動就以紀律制裁，只有約束和抹煞黨員的創造性，靈活性和積極性，是不能給黨帶來好處。

我們要求上下一致的服從紀律，我們不是只要一般黨員幹部服從而已，而是要全黨同志一致的服從紀律，俗語說：「上不正，下則歪」。一個領導者違反紀律，對黨的影響是比一般黨員來的更大。因此，領導同志被要求有更高的紀律觀念，並負起示範作用。

黨紀律是帶有強制性的，只有當思想上認識了它是黨在政治鬥爭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之後，行動上就會自願自覺的去遵守；也就是說，黨的紀律的維繫和加強，是基於全黨同志自覺遵守黨紀律的基礎上的，因此，黨處理有關黨員違反紀律問題，是抱着愛護他們的觀點爲出發的，但是對於明知故犯，屢勸不改的人，我們就不姑息遷就，爲維持黨的團結統一及保持黨員的良好素質，我們只有採取嚴格的紀律加以處置。

在今天，黨要求我們有高度的紀律觀念，羣衆也要求我們具有這種可貴的品質，以便勝利的完成黨代表工農階級利益所要完成的任務。

——勁夫——

擴大黨的組織和影響

——八月十三日芽籠西區支部籌委會成立——

由於在兩年多以來，黨在政壇上的言行，已日益受到更多的羣衆關注和支持。同時爲了適應客觀形勢的需要，黨的組織是應該作適當的擴展。因此，在芽籠西區的羣衆的要求下，經過了一個短暫的時間的接洽，黨的同情者終於在八月十三日在總部召集了一次會議。在這次的會議上，經衆人的討論之後，便產生一個芽籠西區支部籌委會。

茲將該籌委會的名單列下：

- 正主席：吳明光
- 副主席：符福發
- 秘書：陳玉生
- 財政：許序炳

宣 教：張育宏
組 織：黃玉才

會上並決定在芽籠西區附近尋找適宜之地點作爲臨時辦事處，以便進行組織工作。

在此，本黨呼籲芽籠的勞苦居民能給芽籠西區支部籌委會予以支持，並能藉此和廣大的勞苦羣衆打成一片，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爲羣衆做更多的事情。同時，希望芽籠西區的居民不僅支持西區支部的籌委會，而且能夠在實際中協助這個支部的成長，參加到鬥爭的隊伍中來，爲共同美好的政治理想而奮鬥。

東姑能給我們獨立嗎？

李笑山

(一) 東姑的邏輯

據說由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所倡議的「大馬來西亞」計劃，目前正由東姑本人及其同僚伙大力進行。似乎每次的會議和宴會之類的東西，東姑即按捺不住地發揮一通，「暢談」他的計劃是如何妙，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利用這種機會對那些不同意「大合併」的人施以污蔑和威脅。

東姑上星期五在馬來亞一次集會上說，砂拉越方面「對自己缺乏信心」，「不信任本國人有辦法治理國政」，因而他要砂拉越方面去了解「獨立的意義的重大」！

而在上星期日星加坡一次宴會中，東姑也談到砂拉越方面對於他的計劃的反應問題。他說，「現在的問題是究竟他們（指砂拉越人民——筆者）要獨立抑或維持目前的殖民地狀況」！

依東姑的邏輯推理，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砂拉越廣大人民對大合併計劃，是因為他們「缺乏信心」；由於「缺乏信心」，砂拉越人民因而不要砂拉越獨立！所以，凡是反對大合併的砂拉越人就是不要砂拉越的獨立！

而在不久前，東姑又會洋洋自得地告訴了人民一個「秘密」：反對大合併的人都是共產黨！所以我們又可以得出一個公式：反對大合併的人——不要砂拉越獨立——共產黨！

東姑的手法並不新鮮，因為月前我們才在星加坡「舞台」上，欣賞到落魄「演員」李光耀所搬演的一套同樣的過了時的「恐怖唱戲」。李光耀在他的又冗長又枯燥的「唱詞」中，即指責星加坡反對合併的人士為共產黨！同時，又再強調他的所謂「通過合併取得獨立」的濫調！東姑和李光耀相同的地方在於：李光耀說星加坡只有與馬來亞合併，才能實現星加坡的獨立；東姑却說，砂拉越只有與馬來亞合併，才能實現砂拉越的獨立！還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兩人都用共產黨的名字加諸反對合併的人士身上！

顯而易見，東姑和李光耀硬把一頂有彩色的帽子強套在任何反對合併的人的頭上，首先取得「名正言順」或者「出師有名」的地位，然後對準這頂帽子加以射擊，而被套「彩帽」的人這時候似乎只有被挨打而沒有反抗的餘地了！

(二) 馬來亞現狀

東姑也不只一次地向人們誇耀馬來亞的「繁榮」和「幸福」，並且屢屢「勸告」砂拉越人民，「應多了解馬來亞的一切」。這樣，便有自稱砂拉越代表團的一撮人到馬來亞「考察訪問」去了。

但是，馬來亞的實際情形又是怎樣呢？我們雖然未親身到過馬來亞，不過從馬來亞自己的報紙上面獲取的材料，可能比那些預先由人們加以安排的「考察」來的更深入更真實吧！

我們試試摘錄最近出版的馬來亞報紙的一些只關經濟方面的資料：

「七十巴仙以上的馬來同胞是生活在飢餓的邊沿上，其中六十三巴仙是農民及漁民

，有七十五萬的馬來農民的耕地是從馬來地主租來的。換句話說，他們是耕着「無」其田。在北馬不超過兩千家的馬來地主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耕地。貧農之收入怎樣？在吉打（東姑、佐哈里及其他巫統要員之發祥地及玻璃市州，七十巴仙之農民平均一家收入每月不過五十元，最高者不過七十五元吧了。在此微薄之收入中，差不多四分之一要用來還債，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要用來還稻田地租，所以他們的實際收入每家不過廿五元吧了。這就是聯盟政府所謂的馬來亞之繁榮，亞洲之天堂！」

對於漁民生活，有這樣一段有關某個馬來漁村的描寫：「四個婦女費時一個下午來宰殺一籃子重量約有一百五十斤的鮮魚，每一籃鮮魚之宰殺費是五毛錢。每個女子的勞作只能獲得一角二分的酬報吧了，那邊的漁民平均每日之收入一家只有三角七分半而已，而這些錢必須被利用做為二個成人和至少二個孩子的餐費，往往一家人一星期只吃一兩頓飯吧了，沒錢買米時用香蕉充飢已是幸運了。這也就是陳修信部長（馬來亞財政部長——筆者）說的馬來亞是亞洲之天堂，祈禱我佛蘭聯盟之部長們能到該處去住一個時期去領受天堂之生活吧！看看這般艱苦們用甚麼去衡量一個飢餓漁村的幼童之哭泣？」

還有一段關於馬來亞膠工的文字：「根據不完全統計，全馬從事於膠業的工人約佔總人口之三分之一，其中直接參與體力勞作的有近一百萬人」。膠園的大亨們利用膠價的波動不定，而轉嫁不利于工人，這體現在支付工錢的準則方面，更企圖從中獲取最多的剩餘價值。大家知道，膠工的工資計算是各行業中最不合理的一種，工資率的規定是以膠價漲跌水平為準則。」「在這種工資制度下，普通一個工人最多一天只能賺到二元至三元之譜；一個月至多僅能有廿五天至廿八天的工作日。以這樣的計算，一個月的入息，大約在六十元至九十元之間。如果扣除兩天無膠割，或因老樹缺少膠汁，或工作地點遠離等各種情況估計在內，那麼，工人的入息將大為減少。以一般的家庭有四位，最多是八至九位成員來說，則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成員，在生活的逼迫下去，得投入生產工作，不然便要靠借債渡日子，辛勞掙來區區二三塊錢，一天的代價僅能換到的稀粥淡飯！如果不幸，遇到拖欠工錢或逃走的事件發生（經常在華籍小園地的包工制下發生）被迫又要靠高利貸過日，多添生活重擔的負擔！」這就是「馬來亞的工人生活程度水準是東南亞最高的」事實吧！

上述的引証，只是馬來亞勞苦羣眾的現實生活的寫照，並不涉及馬來亞的整個經濟問題，而這個問題才是造成馬來亞人民生活窮困的根源。

大家知道，馬來亞雖然算是「獨立」了，但不管在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至今還是外力在起主要作用。僅僅經濟方面，馬來亞仍然是一個仰賴西方經濟而生存的原料生產地和商品供銷市場。不僅如此，在全馬國內的面積約三百五十萬英畝的樹膠園中，外資擁有二百餘萬畝；在商業，外資也控制了七十

十巴仙以上的出入口貨。而所謂發展工業，不過是招來外資，使自己的資源日益外流而已。

難怪馬來亞社陣對於「大馬來西亞」計劃問題有以下如此動人的描寫：「我們要告訴總理先生，不必太過熱心去『拯救』其他地方人民的『命』，首先還是來『救救』我們聯邦人民和民主獨立的『命』吧！」難道你以為聯邦人民生活得好比天堂嗎？難道你認為我們有真正的民主獨立嗎？我國的勞苦大眾是生活在貧困飢寒中，我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給治安法令剝奪殆盡，我國的獨立只不過意味着政權轉移到一批替殖民主義効勞的右派集團的手中，東姑阿都拉曼先生既然不能替祖國人民爭取真正的民主和徹底的獨立，反而要壓制聯邦左翼進步力量的發展，難道還有能力去賜予其他地方人民真正的民主獨立嗎？」東姑的居心何在，其動機何在？

(三) 救生圈的政策

馬來亞人民黨主席波斯達曼先生上個月訪問英婆三邦有一段精彩的談話。他說：「大合併有兩種，一種是有利於殖民主義的，一種是有利於人民的。東姑的大合併計劃正是前一種，他是基於對殖民主義者有利的基礎上提出這項計劃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人們懷疑，東姑的大合併計劃不單是為了擴大領土，而主要的是在企圖把殖民主義的執行中心（正如星加坡工人黨主席馬紹爾所說）從別地轉至吉隆坡，以在現今的國際反殖民主義高潮中，實現新型的「合而治之」的殖民統治！因而，東姑的所謂大合併加速砂拉越等地的獨立又作何解釋呢？

大家知道，不管人們怎樣拋「帽子」，怎樣用「共產黨」進行恐嚇，可是砂拉越的普通人民還是堅決反對大合併計劃。恰恰與東姑所講的相反，砂拉越人民在人民黨（例如目前的聯合黨）的領導下，並沒有表示拒絕獨立，反而是要求，加速獨立事業的到來，然後由人民自己來決定是否需要大合併。

砂拉越人民非常清楚，他們的當前急務，正是為實現獨立而奮鬥。他們也非常清楚，唯有實現人民黨家作主的獨立政權，才能解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站立起來。這是砂拉越人民長期以來活生生的經驗教訓，也是一條頑撲不破的真理。同時，砂拉越人民也非常清楚，要實現獨立自主，主要的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全體人民的團結奮鬥。一切「恩賜」都是虛偽的，是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獨立自主！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砂拉越人民反對大合併，並非不要獨立，而是反對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要求加速獨立自主的到來！東姑的作法正是「賊喊捉賊」啊！

至於砂拉越有些本來就是反對獨立的人，現在突然搖身一變，既然也「贊成」迅速「獨立」，而且派出所謂代表團赴馬「訪問」，這又是作何解釋呢？恰如各地一樣，在砂拉越的政治上，也有好人和壞人之分。在目前來說，凡是贊成獨立的，一般是好人；而反對獨立的，基本上是壞人。砂拉越人

民在兩年多以前，組織了自己的政黨，為迅速取得獨立自治而努力；而一撮深恐真正獨立實現的份子，也組織了起來，進行反獨立，離間民族的勾當。但是，歷史的「評判」相當無情，要求獨立的政黨已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在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信；而反獨立的一撮人，聲嘶力竭，盡其所能，還是日暮途窮，奄奄一息，在人民羣眾中有如破履被人拋棄，而且趨於滅亡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知道在砂拉越人民中是難於立足了，反對獨立的工作也是難做了。正在此時，他們發現了一個所謂「大馬來西亞計劃」能夠挽救他們，於是蜂湧至「大馬來西亞計劃」之前，大喊由大合併取得「獨立」也是極其自然的了。

其政黨的處境就是這樣。這個黨在砂拉越好像一個掉入水中的人，兩隻手在水面上揮動，希望人們來救他。但是他並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砂拉越人民會把他拉上水，而是希望馬來亞的「帆船」（馬來亞聯盟的旗幟）會駛來，拋下一個救生圈，讓他爬上救生圈來喘息！

可是，這樣做，難道會持久，難道巨浪，人民的洪流，不會把它再次捲入水里？

(四) 社會主義會議

前面說過，砂拉越獨立事業的實現，主要的還是砂拉越人民自身的爭取，不能依靠別人的恩賜，尤其不能期望像東姑這樣一個連馬來亞自己都「救」不來的人，會給砂拉越帶來自由民主和幸福繁榮的獨立自主。但是，我們這樣說，並非要拒絕一切外來的援助，特別是五邦中的星婆馬汶四邦的援助。事實上，這種援助對於砂拉越人民的鬥爭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

我們完全贊同馬來亞人民黨、汶萊人民黨和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在上個月所發表的聯合聲明的精采分析：「馬來亞人民黨衷心支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中所有政黨為獨立所作的努力及奮鬥。這些國家里的政黨有許多共同的基礎，共同的利益和問題，如果它們之間能有更多的接觸及更密切的關係，則它們的目標將能加速達至。」

人們都會曉得，星馬婆汶和砂拉越五邦在地理民族和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共同點，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五邦所面對的歷史課題，更是一致的。這個課題是徹底反對殖民主義，實現各邦真正的獨立自主，而不是大合併。這或許就是聯合聲明中的「共同基礎，共同利益和問題」吧了！

也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完全贊同召開五邦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席會議。我們興奮地知道波斯達曼決定十月上旬在吉隆坡召開社會主義政黨會議的宣佈。

我們重申：目前各邦人民的當務之急是反對殖民主義，實現國家自主，在進行這個鬥爭的時候，主要的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但是五邦人民的互相支持和援助，也是不可缺少的。唯有實現了人民黨家作主的歷史任務，並在人民志願的基礎上，大合併才有可能，也只有這種的大合併才是符合五邦人民的根本利益。

（轉載：古晉新聞報）